

移民、资源竞争与族群冲突

左宏愿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不管是国家整合过程中的政策性移民,还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自发性移民,多数族群向少数民族群聚居区的迁移对该地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冲突,而且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产生资源竞争并可能诱发族群冲突,由此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因此,每一个具有移民现象的国家,政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尊重当地文化、情感和需要的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关键词:移民;资源竞争;族群认同;族群冲突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4)04-0116-05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移民与族群互动

人口迁移现象自古有之。赫尔德指出:“在这些迁移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推动的因素:赢得胜利的军队和帝国占领新的领地;被击败的和被逐出的人们则逃到可防御的地带以及更安全的地方;被奴役的人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家园,然后被重新安置在奴役者的领土上;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寻找工作;被迫害的人寻求避难所;充满好奇心的人以及充满冒险精神的人的旅行、漂流和探险。”^[1]赫尔德的分析基本简明地列出了人类社会各种迁移的基本动因。所谓人口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 or 长期性的改变。人口迁移往往被看成是“推”和“拉”两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推”的因素是指促使人们离开原居住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而“拉”的因素是指迁移目标地区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因此,人口迁移的根本动因在于基于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理性选择,即生活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人群(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强制)为了生存或发展,进行地域性的迁移。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伴随着现代化、市场

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必然会出现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增长。从族群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地理经济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族群文化生态,而族群间的经济交往活动的增多,是由社会化为不同族裔身份的人口深入到对方的居住区域来实现的,迁移人口使不同族裔身份的人之间常态化的经济交往成为必然。因此,在不同族裔身份的人群之间经济交往的过程中,由迁移人口带来的群体间经济的竞争、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影响以族裔划界的群体关系最普遍的内容。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中,影响族群关系并可能造成群体冲突的人口迁移属于族裔型人口迁移。所谓族裔人口迁移,是将同质化和均值化的“人口”这一概念具体化,意指人口迁移不仅是人口在地域性上的空间移动,也是社会建构为某一族群身份的人群进入其他族群的生存空间的移动过程。族裔迁移是不同族群的成员在地域空间上的移动和变化,因此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的迁移,也是一种文化性迁移和社会性迁移。^①也就是说,人口的迁移不仅仅是人群在物理空间上的移动,更是作为价值和文化载体的人的流动,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冲突与调适。当然,对于社会秩序来说,人口

收稿日期:2014-04-13

作者简介:左宏愿(1983-),男,甘肃陇西人,政治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族群政治。

迁移会直接导致当地族群人口比例的变化,增加对迁入地区资源再分配的压力,导致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往往与族群文化冲突关系叠合在一起,增加了族群冲突——即群体冲突沿着族裔标识展开并族裔化的可能性。^②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数量上的多数族群居住在人口密度很高的中心地区,而少数族群居住在相对贫瘠的边缘地区,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中心-边缘的结构。由于社会发展的推进和国家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政府必然会在边缘地区大量投资和建设,以改善那些原先比较贫瘠的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随着这种计划的展开,新的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机遇开始出现。这个时候,一方面,基于政治整合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国家会积极引导和鼓励发达地区的人口去边缘地区创业;另一方面,市场机制本身使得核心地区、尤其是那些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的人口也开始主动和自愿地向这些边缘地区流动和迁移,以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这些规模小、零星分散的少量移民的到来,在初期可能只是引起部分边缘地区原住族群的差异化认知,一般不足以引发群体冲突沿着族裔标识展开,但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和迁移者的增加,原先的那些边缘地区的人口构成在族裔人口统计学的意义上将发生很大变化,多数族群开始在边缘地区占有优势地位,这个时候,会导致少数族群生存压力增大,也会导致他们文化压力增大,从而使他们可能将这种现象视为对土地和家园的侵占,于是出现部分少数族群开始攻击和侵害多数族群的现象。例如,美国19世纪的西部开发就遭到了原住民的抵制和攻击,发生了大量的冲突。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向东部和北部传统的泰米尔人聚居区移民也出现了类似的冲突。孟加拉吉大港的恰克马冲突,印度东北部的那加人、菲律宾的摩罗族、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等问题都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不同的族群生活在地域之上,不同的族群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的距离不同,进入市场的时间序列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有些族群比其他族群更能从资本市场中获益。虽然这种不平等其实大多是地域性的,并非完全是族群性的,但只要族群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就具有了族群动员的基础以及发生群体冲突族裔化的可能性。虽然市场化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性,但无疑会带来新的市场和机遇。在此过程中,那些低收益的族群也相应地会增加动员的能力。如果真的动员起来,势必也会对其他族群造成一定的威胁,从而使得族群间都采取社会闭合的手段,这样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缺少了缓和的机制,却又明显地提高了族群边界的重要性,造成族际关系的紧张状态。蔡美儿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对那些“主导市场型”的族群更为有利,与其他族群相比,他们更容易从市场中获得丰厚的利益,而其他族群要么获益不多,要么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这种相对剥夺必然会引起其他族群深深的不满,并有可能导致族群暴动和杀害的族裔化。^③

二、族裔移民引起族际资源竞争

马戎认为,伴随着人口迁移流动会有三组矛盾相互交织、相互重合存在:人口迁移导致迁入地的资源再分配,会使移民和本地人产生矛盾;由于移民与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不同,会使移民与本地人产生矛盾;由于移民与当地民族(或群体)具有不同的传统经济活动,也会因此产生矛盾。^④更进一步讲,第一,人口迁移会导致一个地区族群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第二,外来的移民很可能被本地族群视为“闯入者”而产生排外心理;第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族群之间在自然资源、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竞争和矛盾。

对边缘地区经济的开发政策必然带来大量移民的出现。一般情况下,为了国家的政治整合和统一,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现代民族国家必然要对少数族群的边缘地区进行开发,加快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发达地区的人口压力,边缘地区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等因素,会导致人口从发达地区流向少数族群聚居的边缘地区,或者是由经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例如,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建国后一直面临着族裔地域型的国家边疆问题。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国家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在发展的名义下,鼓励向这些边缘地区进行大量移民。^⑤例如,泰国在对泰南穆斯林诸府的经济开发中,大约有10万佛教徒从泰国的中部到南方移民定居;在其他国家也有着同样的移民浪潮。在越南,南北统一后的20年间,有200多万越南人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从城市及平原地

区迁往越中、越老、越柬等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鼓励爪哇和马都拉岛稠密的人口迁移到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人口稀少和欠发达的地区。加里曼丹岛在政府推动和个人自发的人口迁移过程中,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比例。在 1980 年,迁移人口仅占整个省总人口的 1.4%,但是到了 1985 年,就已经增长了 6 个百分点,截止 1994 年,总共有 25% 的人口属于外来移民。截止 2000 年人口迁移计划结束,加里曼丹中心区的移民人口占 21%。由于移民定居者具有语言和教育优势,很快便主导了主要部门的就业,而“达雅克认为在他们的土地上却被大量的外来移民挤到了边缘”。^[5]因此,这种人口迁移,不管是在政府政策支持下进行的,还是移民的自愿行为,都增加了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对于土地和资源的竞争。从战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导致二者冲突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与区隔。外来族群由于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使得当地族群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如在泰南诸府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基础设施、水坝、发电厂、工厂等建设项目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然而,由于该地区教育水平低下,马来穆斯林人缺少必要的现代知识与技能,往往很难在这些项目中谋到职业,而大部分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被外来佛教徒所获得。这一状况引起穆斯林人的极度不满,他们把失业归咎于佛教徒,认为是佛教徒抢去了应属于他们的就业机会。

第二,土地资源竞争引发的矛盾。外来移民及各种开发项目占用了当地族群的大量土地,当地族群感到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到严重威胁。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泰国政府在穆斯林诸府实施了“土地拓居计划”,把一些土地分配给从外省来的无地移民,这项计划“被大多数穆斯林马来人看作是领土入侵”,他们认为政府实施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企图降低马来人的人口比例,使南部也成为由泰人占优势的泰人地区。在越南,越(京)族移民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农林场、经济区和水电站,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当地少数民族本来耕地就不多,这更增加了土地资源的紧张。^[6]

第三,贫富差距悬殊引起的社会怨恨。如前所述,无论在就业竞争上,还是在土地争夺上,少数民族始终处于弱势。因此,尽管有些地区自然资源

十分丰富,但原住族群并没有享受到资源开发所带来的利益,经济开发成果大多落入外来族群的手中,他们掌握了当地经济命脉,成为当地的富裕阶层,而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出现了相对贫困化,从而引起原住族群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怨恨。

三、族际资源竞争加剧与族群冲突

(一)族际资源竞争强化族群认同

社会认同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社会身份感。对于一个群体而言,只有当它与其他群体相互接触并在接触过程中鲜明地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利益冲突时,才会产生去强化“本群体”的意识。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正是在需要明确区分本群体与外族群这样的客观要求下产生的。只有遇到与自己群体不同的另外一个群体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需要对两者进行区别并给予不同的名称,才会出现两个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与调适,才会经由凸显出来的差异构成族群内部的亲和力并导致族群认同的强化。卢森斯(Eugeen Roosens)指出:“如果不是涉及到具体存在的族群,族群认同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因为其本身是一个关系的建构……最孤立隔绝的传统群体,可能是在自我族群意识上最弱的群体。”^[7]这就是说,只有当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成为常态,原先相对隔离的族群共同处于同样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并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时,差异可视化和平面化,族群之间的比较才成为可能。而当诸如工作、居住空间、政治权力等稀缺资源的竞争又加深这一认识时,族群认同作为集体感知和集体行动的基础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出来。

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研究群际关系时也强调了竞争的重要性。帕克认为,竞争是社会组织化的重要过程,决定着人们如何在地域上分布以及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就族际关系而言,帕克认为,人口流动和迁移使得以前隔离的人群开始互相接触,继之而起的便是对于土地与资源的群际竞争的出现。但是帕克认为,竞争将会使得个体获得基于能力的合理位置,这个过程会减少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最终会导致族群类别失去重要性,而族群认同也将随之慢慢消失。接触-竞争-适应-同化,是种族与族群关系递进的、不可逆转的趋势。^[8]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竞争

和冲突不但没有使得族群认同式微,而且强化了先前的族裔边界和族群认同。有学者指出:“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无论是市场经济体系还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竞争是强化族群认同、构建族群组织、刺激产生族群间的对抗关系,以及形成族群运动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9]很多实例也表明,群体竞争的加剧,一方面使各个族群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差异性,明确了群体之间的边界,在群体内部强化了共同意识,增强了认同感;另一方面由于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反面参照群体,使得群体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同一性,而这种物质利益的竞争关系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结合在一起,往往会进一步强化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

(二)族群竞争诱发族群冲突

一些研究者认为,族群冲突在根本上就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对经济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研究往往被认为是忘却了族群冲突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属于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者。但毋庸置疑,族群冲突既是认同冲突,也是利益冲突,两者之间不但不相互排斥,而且相互强化。资源竞争在族群冲突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正是由于资源竞争的加剧,导致产生了比族群文化差异更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分裂。有研究发现,资源竞争导致的较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主要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缘地区。费伦等人通过一项对1945到2008年的139起族群冲突的研究发现,32%的族群冲突和暴力发生在地区性聚居族群与国家中其他地区的新近移民之间,而此类冲突在亚洲更为多见。^[10]事实上,早在30多年以前,维纳就在其研究印度族群冲突的名著《土地之子》一书中指出,极具爆炸性的族群冲突主要来自于新近的移民定居者和原住民之间。他指出:“不平等,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感知的,是族群冲突产生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还必须存在对于经济资源、政治权力或者社会地位的竞争。”^[11]此外,关键问题在于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认为他们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而这块土地是他们不可侵犯的家园。许多少数族群都认为,是其他的移民族群占据了本属于他们的土地,糟塌了这块土地,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了二等公民,并造成他们的贫困。而相反,许多移民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对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进行的人口迁移,公民身份使他们具有足够的理据,或者常常根本就不需要理据。

政治学家戴维·雷克和唐纳德·罗斯柴尔德指出:“资源竞争占据着族群冲突的核心。”^[12]在大致相同的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也曾指出:“如果说存在族群问题的铁律,那就是当各个族群处在权力、财富和地位的不同等级时,冲突就不可避免。”^[13]如此看来,在各个群体共处在权力、财富和资源上差别较小的多族群社会中,族群关系最可能呈现出合作和稳定的特征,而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相反,显著的经济不平等是大多数社会的特征,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去看。马克斯·韦伯曾经用“社会壁垒”(social closure)这个概念指称社会中的一些群体通过限制其他人获取稀缺资源和机遇的渠道,排除其他人对这些权利和资源的觊觎,达到内群体报酬的最大化。^[14]其实,群体壁垒的社会现象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只是排斥的社会标识不同而已。在社会现实中,种族和族群的标识由于其在体貌、口音、服饰和行为上的可分辨性较强,当然既有利于社会动员,又有利于社会壁垒的构建。因此,资源竞争导致的社会壁垒更易于沿着族裔标识展开,并导致族群边界的强化和再生。

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引发族群冲突的这种不平等不一定是严重的,甚至也不一定是最明显的。但引发族群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在认知上的族裔化,对祖居地族裔人口数量变化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以族裔为标识进行的集体行动动员。有研究表明,当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升和逐步改善的阶段时,他们的怨恨情绪有可能变得更为强烈。由于情况好转,他们对于未来改善的期望和要求都在增加。如果这些期望和要求没有在预期内实现,少数民族就可能只盯着那些没有达到的目标,而无视以往已经得到改善的情况。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奥扎克通过研究发现,当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降低时,由于继之而起的族群竞争加剧,以及弱势群体的动员资源的增加,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冲突。^[15]

虽然有学者认为,只要不同族群长时间生活在同一地域,就必然会推动族群的融合和同化。然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族群特征以及各族群互动的质量。具有族群多样化(即异质性)的边缘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形式上可能是多族群共处的,即属于多族群共居的结构,在长期的互动和交流中经历了族群融合。但如果

各族群在社会交往中通常只与本族成员交往、局限于族内社会网络的话,那么在他们的实际交往中仍然体现了族群隔离。在这种实际交往彼此隔离的环境中,各族成员所经历到的仍然是族群分化,而不是族群之间的有机整合。在这种情况下,族群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弱甚至没有关联,那么族群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将变得更高。

综合上述,不管是政治整合过程中的政府推动型移民,还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自愿性移民,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和移民族群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变化,而且必然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产生资源竞争,并有可能使得这种竞争族裔化,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这虽然不是斯蒂芬·斯坦伯格所断言的铁律,但每一个具有这个现象的国家、政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尊重本地人的文化、情感和需要的基础上,协调和平衡各方的利益,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注释:

①从方向上来说,这种人口流动应该是双向的,即从国家整体意义上来看,既有多数族群向少数族群聚居的人口流动,又有少数族群聚居地人口的向外流动,但本文主要是从理论上对一个国家内部多数族群向少数族群聚居地的迁移引发族群冲突的机制进行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

②这里之所以将族群冲突界定为群体冲突沿着族裔标识展开,是因为这些冲突并不是与其他群体冲突完全不同的冲突类型,而是将冲突的族裔化过程。在现实中,只要这些冲突的群体碰巧可以归属为不同的两个族群,那么普通人、媒体甚至学者的分析都有将这些冲突简单化为族群之间冲突的趋向。

参考文献:

[1][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92.

[2]Amy,Chua.*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2003.

[3]马戎.体制变革、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一个草原牧业区的历史变迁、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Frances Stewart.*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Conflict: Understanding Group Violence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258.

[5]Rizal Sukma. "Ethnic Conflict in Indonesia: Causes and the Quest for Solution." in Kusuma Snitwongse, W. Scott Thompson (eds.), *Ethnic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5: 1-41.

[6]韦红.战后东南亚经济开发引发民族冲突诸因素分析[J].世界历史,2001,(6).

[7]Eugeen Roosens,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9: 19. 转引自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1.

[8]Stephen Cornell, Douglas Hartmann.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2007: 64.

[9]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J].民族研究,2012,(5).

[10]James, Fearon, Laitin, David. "Sons of the Soil, Migrants, and Civil War", *World Development* 39(2): (2011)199-211.

[11]Myron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7.

[12]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Containing Fear: The Origins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 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pp. 97-131.

[13]Stephen, Steinberg. *The Ethnic Myth: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 Updated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Atheneum. 1989. p.170.

[14]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342.

[15]Susan Olzak,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责任编辑 王建华)

Immigration,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Zuo Hong-yuan

Abstract: Whether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immigrants, or generated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of voluntary immigrants, most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to the areas of minorities in the area of influence is very big, in the short term, this process not only can lead to a lifestyle and culture conflict, and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produce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may induce conflict groups, thus cause the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s, and even political issues. Every countries with this phenomen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enough attention, and respect the local culture, emotions and needs, on the basis of take positive and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Key words: Immigration; Resources Competition; Ethnic Identity; Ethnic Conflict